

生活的浪花

孙 伟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PDG

内 容 說 明

某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夫金章、小齐、薄康是三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三个人都喜欢刚从医学院毕业分派来医院工作的姑娘叶素萍，而叶却私心属意于金章。金章虽然在工作上認真严格，有责任心，业务上也强，却不见骄傲自大，主观性强。有一次在診治 308 勘探大队唐队长的病患时，下錯了判断，險些鬧出人命。金章灰心丧气之余，組織上派他领导一个 医疗小组，到 308 勘探大队去工作。在新的工作环境里，他又和他誤診的唐队长相遇，慢慢地，他被唐队长和工人們那种为集体事业，而不是为个人荣誉的忘我工作精神深深感动，加上小齐对他的鼓励和帮助，使他認真地考虑了自己的生活道路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医疗小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而且同样是这双手，他把唐队长从危险的腸梗阻的病症中挽救出来。最后金章被选为 308 勘探大队的先进工作者。

在这场工作和爱情的风波中，自私自利的薄康暴露了他那卑劣的灵魂。而正直无私的小齐，在重要的时刻向好友金章伸出了热情的手，显示了可贵的友谊。

金章和叶素萍在爱情上也得到了美滿的結果。

春光明媚的早晨，太陽剛剛升起，探索似的斜射着大地。

医学院附屬醫院。一座宏偉精緻的白色建築物，嵌藏在茂密的樹蔭中。醫院門口一塊塊的洋灰花地構成了美麗的圖案，花池中已經冒出了嫩綠的幼苗。花池中央的噴水池有着不同樣式的噴口，噴水象一串串的珍珠似的交叉起來，織成了迷迷茫茫的水幕。

醫院旁門前，整齊地排列着各種車輛：三輪車、小隊車、白色救護車，幾個司機圍在一輛救護車前吸着香煙，交談着。

醫院的正門，高大寬闊，人們簇擁着走進來。

醫院的深長的過道，患着各種不同疾病的人們坐在兩邊的長椅上等候着。一個架着雙拐的癱腿人節奏均勻地走進來，人們都給他讓路。轉彎的地方，護士推過一輛輪腳車來，患者昏昏沉沉地躺在上面，旁邊跟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，一定是患者的什麼至親，關切地看着他。

一個圓臉龐、大眼睛的十七、八歲的姑娘——夏蘭，抱着一大堆病歷袋，慌慌張張地由外科門診部跑出來。一個正在候診的病員急忙迎上來：

“護士同志，要開始了？我要求金大夫給我診斷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肩背，“我這個倒霉的病，已經經過三個大夫了，可是……”

另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插進來說：

“護士，護士，我也要金大夫給我看，上次就是他給我治

好的……”

好几个病員一起向夏蘭圍攏來，七嘴八舌地吵嚷個不停，他們有的要求先看，有的在問開始時間。

夏蘭急了，叫道：

“同志們，同志們，別嚷了，你們讓我去吧，要不我就該挨罵了。”說完便急匆匆跑去。

候診的病員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莫名其妙地看着跑去的夏蘭。

夏蘭沿着走廊急急忙忙地跑着，在拐弯的地方和对面走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，夏蘭惊叫了一声。

对面走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的青年——金章——健壯、漂亮，穿着白布外單，脖子上挂着听診器。

“夏蘭，”金章問道，“干什么这么慌張？”

夏蘭变的十分窘困，吞吞吐吐地說：

“金大夫……拿錯了。”她拍了拍自己的心口，指手划脚地檢討起来，“我……我太不細心了，就这么随便一拿，就……就把內科的病历拿到咱們外科了。”

金章頗有長輩风度地責備道：

“你这个小鬼，差不多每天都要出錯兒，快去換換吧。”

夏蘭如获大赦，“哎”了一声，急匆匆跑去。

一个姓汪的青年医生追上金章：“金大夫，金大夫，56号和63号病人还不肯出院，最好您亲自去動員他們一下吧……”

金章边走边答：

“既然我已經決定，你就該想盡一切办法動員他出院，这点兒事也要我亲自出馬嗎？”

汪大夫愁眉苦臉地說：

“我已經跟他們說過三次了……”

金章忽地扭轉身來，严厉而不耐煩地說：

“三次不行四次、五次，總之是要他出院，這就是你的任務。”說完便轉身走去。

汪大夫受了委屈，氣憤地瞪着金章的後影哼了一聲。

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非常瀟灑的青年醫生——薄康，早已站在汪大夫身邊。

“汪大夫，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汪大夫負氣地說，“挨訓了！”

“金大夫脾氣不太好，你應該諒解他。”薄康勸道，“再說，他的工作很忙，不能事事都找他呀。”

金章沿着過道向內走着，候診的病員們向他點頭問好，金章十分恭敬地回答着。

夏蘭由外科門診部走出來叫道：“一號！”

方才第一個與夏蘭說話的病員滿意地走進門去。

另一個病員關切地問道：“護士，你把我的病歷放到哪兒了？是金大夫這兒麼？”

又一個病員：“護士，我已經跟金大夫說好了，他答應給我看。”

薄康由外面走來，站在另一間外科門診部門口，聽他們吵些什麼。

人們爭着要金大夫診斷。夏蘭說：

“同志們，金大夫只有一個，他能看得來這麼多人哪。你們看，”她向薄康那邊把頭一擺，伸出大姆指壓低聲音說，“薄大夫，也是這份兒的。”

薄康很不愉快，瞥了他們一眼，走進門去。

外科門診部。金章為“一號”病員觸診着肩背。

一個年輕的周大夫走進來，把兩張X光膠片遞給金章：

“金大夫，我昨天想了一夜，也沒想出該怎么处理，你給看看吧！”金章舉起膠片，借着窗外的光綫审视着。周大夫繼續說：“最好能召集外科全体医生研究一下，这个病复杂的很哪。”

金章把膠片往桌上一扔，教訓似的說：

“周大夫，說起來，你又要怪我不耐心，可是我已經跟你說過兩次了，骨粉碎和大斜骨折，首先需要牽引，難道連這一點也記不住么，这也用召集全体医生研究？大驚小怪……好吧，下午我去看看。”

周大夫沮喪地拿起膠片，慢吞吞走出門去。

……

四小時以後，門診結束了。金章參照着一本厚厚的書，复审着病历，一面記錄着什么。

夏蘭收拾着用過的器械：

“金大夫，工作了四個小時，該休息一會兒了。”

金章不在意地“嗯”了一聲，仍在繼續記錄着。

夏蘭重复道：“該休息一會兒了，金大夫。”

“休息？”金章笑了笑，“如果一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，我決不肯休息。”

“您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么？”

“我的事业要求我这样。因為我們的工作对象是生命，生命，你懂么？”夏蘭點點頭。金章繼續說，“在学校，更不能放过每一分鐘的学习机会。你知道，盖房子要打好根基，如果根基不堅固，一切都完了。”

“这么說，您的根基一定很好吧？”金章应付地笑笑，又去做自己的事情。夏蘭繼續說，“我將來也想做个大夫，也想

到医学院去学习。可是我沒上过高中，不够格兒。”

“抓紧时间自己学习呀。”金章边写边說。

“是啊，我每天都在学呀。三角、化学……可是学着学着就学不通了。”夏蘭深深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不知道哪天会有一阵风，能給我刮一个老师来。”說完，瞟了金章一眼。

“我可以帮助你。”金章說。

夏蘭高兴地滿口称謝，一面从靠窗戶的桌子上拿起一盘器械和药瓶来正要走去，突然，一个与夏蘭年紀相仿的袁护士在窗外出現了，她胸前挂着一架手风琴，指手划脚挤眉弄眼地向夏蘭做手势。就这样，她們隔着玻璃，一里一外地演起了“哑剧”。

窗外的袁护士指了指手风琴，右手張合了几下，又向夏蘭招招手，意思是說：“咱們去練練手风琴。”

夏蘭举起手中的磁盘，聳了聳肩，意思是說：“我的工作还没做完呢。”

窗外的护士張大了嘴，强調地做出个“快”字的口形来。夏蘭猛烈地点了点头，为了爭取“快”些，急遽地轉过身来。天哪，誰能想到“嘩啦”一声，磁盘中的器械掉在地上，药瓶摔得粉碎，药水洒了一地。夏蘭本能地惊叫了一声。

金章忽地轉过头来，凶神似的瞪着夏蘭，怒斥道：

“怎么搞的？你怎么总出錯兒？心跑到哪兒去了？”

夏蘭畏縮地呆在那里，嘴角一撇一撇地抽搐着，眼里轉着盈盈的泪花。

金章并不同情她，走过来斥責道：

“你連护士都当不好，还想当大夫？”

門开了，汪大夫走进来：

“金大夫，有急診，教授叫你去。”

金章瞅了夏蘭一眼走出門去。汪大夫看看地下破碎的药瓶

問道：

“又是你？”

夏蘭点点头，一面用力挤了挤眼睛，眼縫里整齐地掉出兩滴泪珠来。

青年医生問道：“你哭什么？他罵你了？”

夏蘭小声嗚咽起来。青年医生哼了一声說：“他光知道教訓別人……”

二

星期六下午。

一个很不小的房間，屋里摆着兩副床鋪，这是金章和薄康的宿舍。薄康吹着口哨，把一块华丽的紗巾用紙包好裝在身上，照着鏡子，小心地梳了梳自己的头发。

門外，傳來金章的声音：“……不行，嗎啡用过量了会損害神經系統，告訴他，不能再注射了。”

楊护士——一个瘦高的姑娘跟在金章身后：

“他老按电鈴，吵的人昏头脹脑的……”

金章走进宿舍，煩躁地說：

“你的責任是向他解釋，手术后疼痛是正常狀態，不應該來說服我。这是做护士应有的知識，快去吧。”

楊护士有些不滿，無奈走去。

薄康扶住金章的肩膀郑重地劝道：

“金章，态度温和一些不行么？干么总发脾气呢？”

金章不在意地笑了笑。薄康由衣袋里掏出三張照片來說：

“照片取回来了。你看。”

金章接过照片来，欣慰地欣賞着：“嚀，真神气。”

这是一張三人的合照，金章和薄康坐在兩边，当中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，他們穿着同样的衣服，看着同一个方

向微笑着。

医学院的大礼堂前边。几十个同学滚作一团，你拥我挤地吵嚷着，争抢着什么。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，黑油油的面孔，乱蓬蓬的头发——小齐，从人们的腿隙间钻出来，草率地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小心地展开手中的两张戏票，兴奋地跑去。

小齐飞快地跑上楼梯。站在女生宿舍门口定了定喘，理了理自己的头发，轻轻敲着房门叫道：“叶素萍，叶素萍……”

“请进来。”室内传出来清脆的女音。

小齐有些拘束地走进来。叶素萍——一个二十多岁的美丽的姑娘，也不知道是从她一笑就眯缝起来的眼睛里，还是从脸上的什么地方，透露着一种青年人的要强心和优越感。在她对面，坐着一个肥胖的女同学——贾莲，她们正在温习功课。

“小齐，”叶素萍问，“有事？”

“叶素萍，今天晚上工学院演话剧，我好不容易抢了两张戏票，所以……我想……”小齐尴尬地笑笑。

胖姑娘很有眼色，看透了小齐的心事：

“所以，你想，让叶素萍陪你一块儿去。”

“对对！”小齐拙笨地指指胖姑娘，“她，她说的很对。”

叶素萍忍不住笑了，随即把手向小齐一伸，调皮地看着他。小齐莫名其妙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刹那间，小齐突然明白了，他非常高兴地把一张戏票放在叶素萍手里，嘻嘻地笑了两声，跑出门去。过了几秒钟，门又开了，小齐把脑袋伸进来：

“六点半我来找你，咱俩一块儿去。”说完便缩回头去，关上房门。

胖姑娘叹了口气说：“真可惜，为什么没人给我送票呢？可能是因为我太胖了……不过你要小心哪叶素萍，也许他是向

你求爱呢。”

叶素萍笑了笑，毫不介意地说：“我可不那么想，他和我的小弟弟一样，难道他是我理想的人么？”

“我真想看一看，你所理想的人是个什么样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找不到……”

小齐特别高兴，一口气跑下楼梯。迎面，金章和薄康走来。小齐兴奋地叫道：

“金章！”

“小齐！”他们三人亲热地合拢在一起。薄康拿出他们的照片来：“小齐，看！”

小齐接过照片欣赏着：“啊呀，真漂亮啊，真好象桃园三结义呀。”他们三个开心地笑了。小齐又说，“哎，上次咱们种的花已经长出来了，那花苗哇，嗨，可壮着呢，咱们去看看吧！”

“走吧！”金章搂着小齐的肩膀向外走去。薄康回头看看楼梯，犹豫地跟在后面。金章边走边说，“明天上午十点鐘，白衣籃球队要和工联爭奪冠軍，医学院有 你参加，别忘了，地址在体育场。”

“忘不了。”他们走下台阶。

薄康在后面停下了，略微躊躇了一下，便偷偷地溜上楼梯。

薄康跑上楼来，走进叶素萍的房间：“素萍……”

胖姑娘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叶素萍叫道：“表哥。”

薄康由衣袋里掏出那个纸包来：“你猜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薄康打开纸包，取出那块罕见的漂亮紗巾来，把它展开在

叶素萍眼前。叶素萍高兴地接过去，一面赞扬着：“真好看，真好看……”一面把紗巾圍在脖子上，在鏡子前照来照去，“是給我买的吧？”

“是啊，这几天不是經常刮风么？”

桌上放着一个精致玻璃鏡框，装着叶素萍的鉛笔画象。薄康拿起它来問道：“什么时候画的？”

“上礼拜。”

“你真有天才。送給我好么？”

叶素萍有些躊躇，不知道該怎样回答。突然，她装出个孩子的模样来，把嘴一撅：“不，人家費了兩天的工夫……表哥，以后有时間再画一張送給你，好么？”

薄康爱慕地看着表妹：“好吧。那就去看电影吧，我已經买了票了。”說着拿出兩張票来。

叶素萍更为难了：“啊呀……表哥，你来晚了，小齐已經約我去看戏了，你看。”她拿起小齐給她的票来。

胖姑娘走进来。薄康說：

“那么，明天来看打球吧。”

“当然要去了。”

“我找金章去了。”薄康向外走去，几乎撞在胖姑娘身上，他把兩張电影票往胖姑娘手中一塞說，“好，給你吧！”說完便跑出門去。

胖姑娘莫名其妙：“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叶素萍逗趣地說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說沒人給你送票么？……”叶素萍咯咯地笑起来。

籃球場上，“白衣”和“工联”正进行着激烈的冠軍賽。

四周看台上的数千观众，大学生們、干部和工人們，都被這場精采的激战所吸引了。突然工人中掀起一陣热烈的掌声和

喧叫声。

巨大的記分牌上，記着68比68的比数。

叶素萍和胖姑娘坐在离記分牌不远的地方，她們都蹙着眉头，显然，相同的比数为她們帶來了不安。

金章坐在場外的棕垫上，擦着头上的汗珠，看的出他是剛被換下来。

“工联”投中二分。又投中二分。工人們鼓掌喝彩。

“工联”四号运球冲上，薄康扑过来，扑空了，四号投中二分。

小齐喘着气埋怨道：“又把他放过来了！”

記分牌上的比数：74对68。

工人們发狂地吼叫着。

金章再也忍不住了，把手中毛巾用力往地下一摔，大声喊道：“白衣队要求換人！24号出場。”

24号——薄康有些难为情，偷眼看看叶素萍，慢慢走出場外。

金章走近監判台前，正欲入場，監判員指了指身旁的小木桌說：

“同志，換人應該通过这兒。”

金章扭回身来匆忙地說：“好，現在通知你！”

大学生中响起了一陣雷动的掌声和喧叫声。叶素萍也在拼命鼓掌。金章——26号的再次上場，給他們增加了战胜的信心。

球賽又开始了。

小齐把球运过中綫，向籃下抛去，金章跳起来把球摘在手中，随之投中二分。观众中傳來鼓掌声。

“工联”在进攻。后卫用长傳球方法擲过球来。籃球在空中飞过。金章大步跑来騰空跳起，把球勾在手中。

金章从正面猛烈地运球冲上，把球輕輕放在框中，又得二分。

小齐把球傳給金章，金章虛晃投篮，对方后卫跳起，金章插边切入，投中二分。

記分牌上的比数变为86对74，“白衣”占先了。

大学生們喧天吼地地嚷叫鼓掌。叶素萍几乎手舞足蹈，瘋了似的紧紧地抱住胖姑娘。胖姑娘被挤压住什么地方，齜牙咧嘴地吸口凉气，推开叶素萍。在她們身后，一个大嘴巴的男同学象要喝破嗓子似的吼叫起来，叶素萍調皮地堵住了耳朵。

稀落的人工树林。树蔭道上，人們簇拥着，議論着。大学生和干部們一个个談笑风生，他們都很滿意剛才球賽的結果。

叶素萍和胖姑娘挽着臂慢慢地走着，金章象是追赶什么人似的，慌慌張張地越过他們，手中一件衣服滑下来。叶素萍捡起衣服喊道：“金章，衣服掉了。”

“謝謝……”金章說着，伸出手去想要接过衣服。

叶素萍急忙答話，一面拍着衣服上的尘土：

“你的球兒打的真好，真好！”

金章却顧不上回答，从她手中夺过衣服，說了声：“謝謝，再見。”就急匆匆跑去。

叶素萍恼火兒了，把嘴一撇說：“嗨，好神气。”

金章听見了，回过头来边跑边喊：“对不起，医院有急診。”

胖姑娘用头向前一摆：“素萍，他够不够一个理想的人呢？”

叶素萍出神地凝視着金章的后影，沒有答話。

下午，太阳就要落山了。

医院門外的花池前，立着一面錦丽的光荣榜。光荣榜上贴着金章和另外几个人的照片。

叶素萍抱着兩本書，脖子上圍着表哥送来的紗巾，站在光荣榜前，看着金章的照片沉思着，象是有一种力量吸引着她，使他长久不忍离开。

高个子的楊护士从医院走出来。叶素萍迎上来問道：

“劳駕，金大夫下班兒了么？”

“下班兒了，馬上就出来了。”

“謝謝。”叶素萍向医院跑去。在門口，她突然站住了，象是看見什么，神态緊張地彷徨起来。她急忙又跑到光荣榜前，面向着光荣榜，眼睛却偷偷地向后看看。

金章走出門来，在叶素萍身后站住了：“叶素萍？”

叶素萍扭轉身来：“啊，金章，下班了？”

“下班了。”

叶素萍窘困地笑笑，指指金章的照片：

“这……这是你么？”

“你看象我么？”

“象啊！”

“那么……就是我。”他們笑了。金章問道，“你来有事么？”

叶素萍点点头說：“嗯，我是来找……”

“找誰？”

叶素萍随机应变：“找我表哥。”

“真不巧，你表哥出診了。有事么？”

“我們快要考試了，找他帮我做畢業論文。可是，他……你有時間么？”

“可以呀，走吧！”

医院对面长长的林荫道。金章和叶素萍肩并肩沿着碎石路慢慢地走着……

金章的宿舍。桌上摆满了摊开的书籍。

金章的声音：

“……所以，当把它注射到血管去的时候，既不刺激胰脏，也不会引起血管扩张。”金章笑了笑，“我，就知道这些，再没有了。”

叶素萍感激地说：

“我已经很满意了。”说着，顺手拿起茶壶来为金章斟了一杯水，“金章，你真行。”

“还差的远呀。”金章说，“医生这两个字，象征着健康和生命的安全。每一个活着的人，是多么珍贵自己的生命啊……”

“是啊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我选择了医生的职业。”

“我还这样想，”金章说，“如果生活的目的是为了金钱和声誉，那谁也不会选择这个职业，只有抱着崇高理想的人，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。你说是么？”

叶素萍倾心地看着金章，微微点着头说：“是。”

金章饮尽杯中的茶水。叶素萍向窗外看看说：

“太阳落了，到外边去走走吧？”

“好。”他们走出门去。

医院的小花园，十分幽美雅静。凉亭，树丛。穿着睡衣似的休养员们。金章与叶素萍从花池中穿过。

假山下，水池上的小石桥，叶素萍斜倚在栏杆上，望着水中映着的初升的月亮。金章坐在旁边。他们显得特别融洽。

“你很喜欢体育么？”素萍问道。

“可以說，体育是我的第二职业。你呢？”

“我喜欢画画兒，特别喜欢替别人画像。”

“你能给自己画像么？”金章很感兴趣地問。

“能啊。我已經画好一張了。”叶素萍偷偷瞥了金章一眼，試探地問道，“……送給你，好么？”

金章受寵若惊，非常高兴地、又象是有些怀疑地問道：“送我？……好哇！”

叶素萍的自画像，还是装在那个精致的玻璃鏡框里，不过，已經拿在金章手中了。金章把它放在桌上，远处、近处，仔細地端詳了一陣，然后又把它放到手提皮箱里。

晚上。医学院已經熄灯了。女生宿舍，叶素萍睜着眼睛躺在床上，正与对面的胖姑娘賈蓮談心。

賈蓮：“……那么，你認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合乎你的理想呢？”

叶素萍：“我所理想的人就是什么也好，沒有一个人說他的坏話。”

賈蓮：“我的天哪，这样的人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吧。”

叶素萍：“能找到。”

賈蓮：“这么說，已經找到了？……啊？”

叶素萍沒有回答，陷入向往和沉思。胖姑娘叹了一口气說：“唉，年青的人，火热的心。”說完便翻身睡去。

教授办公室。教授坐在沙发上，傾听着薄康的請求。

薄康站在旁边恳切地說：

“……所以，我請求把叶素萍調到咱們医院来工作，这样也便于我对她的帮助和照顧……”

“她是你的表妹么？”教授問。

“是的。”

教授意味深長地微笑着，慢吞吞地問道：

“另外呢？”

“另外？……嘻嘻……”薄康有些羞澀地笑笑。

教授站起身來，爽朗地說：

“好吧，可以考慮！”

薄康高興了，感激地看看教授轉身走去。

葉素萍坐在宿舍的桌子旁邊，參照着幾本展開的書本，專心致志地寫着筆記。

房門被悄悄地推開了，小齊從門縫里鑽進腦袋來看看，隨即輕輕走到桌旁，把手中的幾本書放在葉素萍眼前：

“素萍，這是你要的書，全都借來了。”

葉素萍感激地說：

“哦，……謝謝你，我正需要。”一面翻看着書名。

小齊微微停頓了一會兒說：

“素萍，出去逛逛吧？”

“逛逛？”葉素萍有些驚异地問，“眼看就要畢業了，還有閑功夫去逛逛？”

小齊象个孩子似的糾纏着說：

“哎喲，畢業和逛逛有什麼矛盾呢？走吧，咱們談談以後的事。”

“以後的事？”葉素萍不解其意。

“是啊，比如說……以後怎麼工作，怎麼生活……我還能，要是咱們能分配到一起工作就好了。”

葉素萍突然提出一個新問題：

“小齊，你知道什麼是醫生么？”